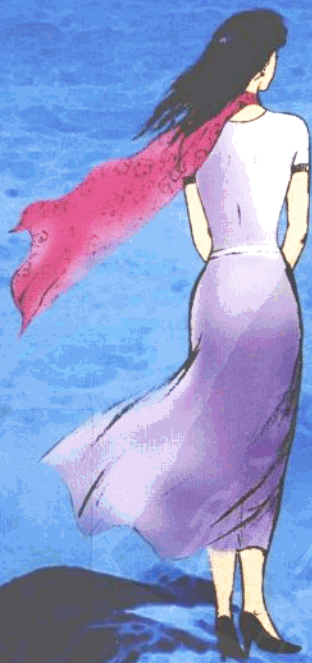


HUANHAIQINGSHANG ● 汪来田 著

宦海情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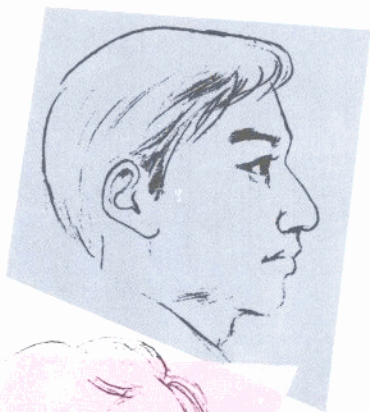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·中国书籍出版社

長沙圖書公司

内容提要

《宦海情殇》通过描述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在情感的迷阵里你来她往的故事。书中男主角萧元同董雪、菊静、思雨、陶玲四人所经历一个由婚恋到婚外情恋的理性与感性交锋的“三级跳”生活过程。他对她们彷徨迷惑，相互间爱得无法自拔，爱得跌落风尘，爱到柔肠寸断。使这种没有结局的爱情纠葛，最终只能让爱情鸟一个一个从他的枝头飞走了，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背负起永远还不清的情债。

本书情节生动，文笔流畅，刻画深微，叙述周密，既叙述了追求事业与爱情交织的甜酸苦辣，又描写了官场现实生活，反映了大众易见又鲜为人知的政治风云、人际关系，以及亲情、爱情的感情等诸多方面，充满浪漫色彩，堪称一部不上银幕的现代影人生活传奇。



- 第 一 章 婚变焦距…………… 1 — 19
- 第 二 章 少年无猜…………… 20 — 38
- 第 三 章 山村岁月…………… 39 — 65
- 第 四 章 军旅生涯…………… 66 — 92
- 第 五 章 第一恋人…………… 93—119
- 第 六 章 春风得意…………… 120—146
- 第 七 章 前程似锦…………… 147—157
- 第 八 章 秘书方圆…………… 158—172
- 第 九 章 明争暗斗…………… 173—196
- 第 十 章 鹿死谁手…………… 197—211
- 第 十 一 章 东篱采菊…………… 212—226
- 第 十 二 章 情欲堕落…………… 227—266
- 第 十 三 章 爱断情殇…………… 267—278
- 第 十 四 章 二次婚姻…………… 279—291
- 第 十 五 章 官场情感…………… 292—318
- 第 十 六 章 市长绯闻…………… 319—338
- 第 十 七 章 婚外别恋…………… 339—365
- 第 十 八 章 仕途荣辱…………… 366—376

- 第十九章 同床异梦……………377—387
- 第二十章 久别重逢……………388—407
- 第二十一章 毒心遭戳……………408—417
- 第二十二章 破镜重圆……………418—436
- 第二十三章 官场磨砺……………437—447
- 第二十四章 再续前缘……………448—464
- 第二十五章 深陷情网……………465—470
- 第二十六章 竞聘无望……………471—485
- 第二十七章 滨海激情……………486—504
- 后 记 ……………505—507

第一章 婚变聚焦

一场雪，一场大雪，终于在人们的企盼中飘落下来。位于大兴安岭长白山的余脉辽东山区 A 城，笼罩在白茫茫的银色世界中。二十世纪末，因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，北方很多地区的冬季总是干燥少雪。无雪的冬季，会使人们烦躁、压抑，甚至愤懑，觉得这冬天不下雪，就不正常。

夜幕中的雪花，扬扬洒洒、苍苍茫茫，给人一种无边无际、无休无止的感觉。

夜色中的 A 城，披上了厚重的银白色盛装。这是一座工业发达，拥有百万人口的文明古城。一条宽阔的河流横穿城市中央，分为南北城区，增大了城市肺活量，把城市装扮得多彩多姿，可与布达佩斯城市相媲美。

闹市中心河南住宅小区，一座点式楼的住宅里，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十一时，灯还亮着。女主人董雪在客厅来回走动，等候丈夫萧元归来。董雪两眼噙着泪花，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：白皙皮肤，年仅二十八岁，有着端庄的容貌，还有着年轻少妇的纯情。自己哪点不如人？为什么老公偏偏有了外遇？

这一夜，萧元又很晚还没回来，董雪停止走动躺在

床上。静静地反思着自己、反思着婚姻，壁上的钟已经指着十二点，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了悲伤。瘫卧在床上，她什么也不再想。空茫地望着钟的指针，一圈一圈地转动着。

这时，董雪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，知道萧元回来了，她赶紧上床把身子转向了靠墙的那面，闭上眼睛装作已经睡着了，她想我不能让老公看到我哭红的眼睛，我不能让老公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。

年方二十九岁的萧元，1.78米标准的个头，长方脸、浓眉大眼、身材胖瘦适中。帅气十足的外表加之，能说擅写，机关同事送他个绰号“唐伯虎二世”。

董雪知道最近萧元与自己的感情出现了危机。但有一点让她不理解，使她感到疑难和困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

本来萧元在市委有着体面的身份，自己在国企做人事工作，这个家庭是令人羡慕的。两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目前的处境却让她事事想不通。也许是因为自己太任性，爱追根问底的叫真，有点小问题从不放过，过分的苛求让他下不来台呢？还是我这种人死要面子，有了问题不肯让步，不相互间沟通呢？也许是因自己平时同他争吵，总是控制不住，能不导致与他的感情疏离吗？

近来，萧元心里都在想什么，她一点都不知道？

萧元蹑手蹑脚地进了屋，在卫生间里草草洗漱完就

上床了。妻子脸朝里睡着，他猜想妻子刚才也许醒了，只是懒得搭话罢了。

自从菊静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以后，萧元无形中冷落了妻子，引起了妻子对他的不满和怨恨。但回到了自己家后，看见妻子没脱衣服躺着床上，他自感内疚，上前把被轻轻盖在妻子的身上。尽管他有些厌烦了她，但回家还要履行丈夫的职责。

董雪在他盖上被的一瞬间睁开眼，坐起来本不想发火，可一看他内心有鬼的样子，便说：“你假装地关心我，还有那个必要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虚伪了吗？”

“怎么的？我关心你也不对！真是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心人！”

她尖酸刻薄地回答萧元说：“你是蛤蟆腿上插鸡毛——也不是什么好鸟！你给我说清楚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

萧元说：“我在单位加班了！”

“不可能这么晚，你现在太放肆了，平时你玩得很晚，不回来时还能打个电话，可现在……你也学会撒谎了？”

董雪接着又说：“你说这两天在单位加班了？我往你办公室挂电话，根本没人接。”

“我不愿人家打扰，把电话线拔了。”

董雪“哼”了一声，表明了她的怀疑。眼见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她心里自然很痛，夜深人静，睡不着，心潮起伏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
○

◎ 云海情殇

萧元因为疲劳,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巴不得在梦里解脱一切,假如在梦里两人有一个死去,不管死去的是谁,都会令他非常高兴。

半夜里,萧元突然醒来,没有任何声音惊醒他,只是在沉睡中,倏然一惊。睁开眼睛,看见董雪的眼睛一动不动,正在黑暗中凝视着他。

就在萧元想佯装没看见时,她突然说:“你不觉得现在有些不正常吗?”

萧元怔了一下,说:“当然,在不正常的人眼里,一切都不正常。”

“你为什么好几天晚上不回家?”

“加班晚了就不回来,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!”

董雪怒气上升,倔脾气又来了,一声高似一声地,用最刻毒的语言数落、挖苦、骂他。

此时,萧元一声不吭,索性把被蒙在头上说:“好,好,你骂吧,我让你骂个够。”

从那以后,每当萧元回家晚了,这个家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“冷战”,双方的心灵难以得到片刻的宁静。两人都有个性,一有矛盾就谁也不理谁,各行其是。可这次不一样,他们的“冷战”是结婚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,而且,萧元的表现令她伤透了心。

一场“冷战”后,他俩感到在温和的家庭外表下,藏着一把看不见的钝刀,慢慢地对婚姻进行持久的伤害,

体内在出血。有时,让他感到更加孤寂、焦躁、烦恼、气愤,最后,甚至忿忿地想:“我要和她离婚!”

一个男人一旦产生了这种可怕的想法,他还能为此家庭担负什么责任呢?

此后,萧元麻木得简直失去了知觉,感觉不到一点痛楚,不管董雪怎样大吵大闹,他就是沉默。有时干脆不回家,住在机关。

此时,萧元的女友菊静为了加速他从这个家庭脱离出去,开始精心策划了一个插足计划。尽管这个计划太赤裸,太不浪漫,甚至有些卑鄙,但为了自己的幸福,她只能这么办了。

菊静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,她从护士专科学校毕业后,就在第一医院高干病房当护士。一年以前,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萧元相识,两人感情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,他俩如痴如狂的暗恋着。她不甘心只当第三者,她要进入萧元的家,当一个有名分的妻子。

从常人的角度看,菊静的计划似乎有些不知羞耻,但是她只能这样做。因为,她已经快告别了青春,没有时间去实施女孩子的那一套浪漫。她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结果。

他们租了一间小屋,在那间小屋里,菊静和萧元度过了一段燃情日子。他们从情人关系迅速发展成了没有法律约束的夫妻关系。

○

宦海情殇

从那以后，每隔几天，她就缠着萧元到她的小屋来。

那个小屋是他俩小小的爱的天地，没有人打扰他们。甚至，有一次萧元以出差为名，在这间小房子里和她共同生活了一周，俨然一对真正的夫妻。

在那间小屋子里，菊静放纵地奉献着自己，让萧元尽情地享受着。她是故意这样做的，她要让萧元牢牢记住和年轻漂亮的女人做爱是什么滋味。她要把自己的魅力铭刻在他的心上、溶解在他的骨髓里、编织到他的神经里、流淌进他的血液里，使他永生不能忘记……

她让他满足，让他疯狂……

菊静要的正是这种疯狂。她并不希望萧元在疯狂中毁灭，而是要让他加快离开那个女人。

菊静是个有心计的女人，她并不直接去毁灭那个家庭。他俩在一起的日子里，她并不明确向萧元提出什么要求，她不说让他离婚，也不说要他和她结婚。她知道自己的爱和董雪必然形成明显的对照，她知道不论在自己身边，还是在董雪身边，萧元都时时刻刻地在进行比较。而这种比较就是她最好的语言，也是加速萧元离婚的最有力的武器。

一年来的幽会，使菊静已经不满足偷情的那些短短的时刻了。她绝对不能容忍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和她一起分享一个男人的爱。

虽然，萧元说他已经不爱妻子董雪了，但是他和董雪

毕竟是夫妻，生活在董雪身边的时间比生活在她身边的时间要长。如果想和他成为真正的夫妻，耳鬓厮磨、长相厮守，那必须让他尽快地离婚，走出这个家庭。

萧元也晓得，同菊静到了这种地步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听天由命吧！走一步，看一步。已经熬到这个位置了，离婚，单位、父母都通不过。

他想，现在自己的事业已近成功，特别需要集中精力冲刺，这种棘手和烦恼降临到他的头上。让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，那就是，他目前决不能离婚。否则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兄弟姐妹，也对不起同志，更对不起领导。一句话，就是谁也对不起，包括自己的前途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他不是那种一遇到麻烦就没有勇气的男人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别说萧元这种在市委工作的人物离婚，就是一般干部离婚，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！现在，当领导干部的有几个敢离婚的，毛主席和江青都不敢离婚。中国的家庭都这么回事，凑合过的多了，没有共同语言的多了，还得在一起凑合着过。

这两天菊静总是心神不宁的，右眼皮也跟着跳个不停，像是要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似的，难道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吗？不会吧！她自己安慰着自己，尽量使自己相信是睡眠不太好的原因。可有时她即使是睡上十几个小时，醒来后也照样是这种慌乱的心境。

萧元在这儿住的几天里，她心里倒是踏实了不少，可

是右眼皮还是跳个不停。她趴在他的身上，脆弱地说：“萧元，我好害怕！咱俩之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呀？”

萧元说：“不会！”

见她这么脆弱，萧元感到十分内疚。

近一时期，萧元是经常不回家住，而董雪过去的同事也断断续续露出了口风，说萧元经常和一个女孩在一起走。

为了确认绯闻的真实性，董雪开始暗中跟踪。那天，萧元下班后，她确实看见有一个女孩，在市委机关不远的地方等着他，两人便骑车来到一所住宅小区，事情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。

当时，董雪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司机问她：“小姐，接着去哪里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？”

董雪付了打车钱，然后，就一直在马路上走着，仍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，好似大病了一场，临了，神情萎靡，不辨日夜。

她想起从小跟着萧元走过来，以为前面是幸福。然而，再纯、再真的爱，也敌不过日日的损耗。这些褪色，非关旁人，只是我与他，两颗心渐行渐远渐离无声息了。

董雪在心里默默的念叨着：“人生啊，你怎么永远不会像小说那样完美呢？非得让我永远有那么多的倦意、疲惫与疏离。”董雪就在这种孤独、寂寞和恐惧里维持了一

一个多月后，她终于忍不住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一场意想不到，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。

董雪带了五六个娘家人，来到萧元和菊静的住处，砸开了门，冲进房里。一边砸锅碗瓢盆，一边上来三个人，把萧元双手攥住并抱住他的腰，又让她表弟按住了菊静，强行剪掉了她的长发。

“我剪掉你的头发，看你再勾引别人的男人！”

疯狂的女人永远都是弱智的，甚至到了极限都有点像小丑。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还是斗大字不识几个的，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的差异而已。

此时的董雪象一头发狂的母狮子，把多日来被丈夫的冷落、屈辱和心底里早已积存的怨气，一股脑全发泄在菊静身上。

可怜的菊静没有丝毫的防范心理，倏然间厄运从天而降。她哇哇呀呀的叫着、哭喊着，都无济于事。她精心梳理盘起的发髻，被剪得一塌糊涂。

此时，萧元挣扎着，并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董雪，我决不会放过你！”

他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人，被凌辱、被欺侮。

董雪报复发泄完，走了。

萧元看着哭得伤心的菊静，心痛地一把将她揽进自己的怀里。

菊静低声哭泣不止。

萧元则低头不语，眼里也溢满了泪水。

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紧紧搂住菊静，深情地吻了她一下。然后，一转身走出了这个屋子，向自己家走去。

菊静在极度的悲伤中，强烈地预感到，不幸的事将要发生，她心烦意乱，茫然不知所措……

那天晚上，也是萧元与菊静和董雪三人在人生经历中最困难、最痛苦、最难熬的一个夜晚。

萧元回到了家里，铁青着脸冲着董雪吼道：“你这个臭三八，你好狠！并恶毒地骂着：“你闹完没事了，在家好自在啊！”

“你做了不道德的事心里不清楚吗？”董雪气愤地说。

萧元更加生气了，抬起手，对着她的脸，就抡了过去，她既没反抗也没有躲闪。这时，女儿跑过来抱住萧元的腿，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我求求你，别打妈妈好吗？”

幸好，董雪咬着牙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，没有发作。不管他怎样大叫大闹，她就是缄默不语，也不反抗……

吵嚷自然引来了邻居劝解，董雪遭此辱骂，感到分外冤屈，哭着跑出家门。

那天，不知怎么地，她的脑子里全是晚间发生的事儿，以至于竟站在路中间，突然不动了。

这时，从西侧过来的一辆小轿车带着刺耳的刹车声，

飞快向她驶过来。她怔怔地看着它，动都没动，幸好司机反应快，一个急刹车停住。她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，倒在一片血泊中……

她不知过了多久，在加护病房中严密地观察下醒来。是深夜吗？怎么一切如此安静呢？面带微笑的白衣护士站在床前说：“你总算醒过来了！”

这是哪里？她紧蹙着眉头，要坐起来……不只胸痛，左腿竟空荡荡地失去了知觉。

她一伸手，正要拉开自己的被单，护士阻止了她。

“你不要动，刚给你腿打上石膏，你的腿骨被车碰断了！”护士帮她盖好被单，很简单、很自然地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董雪不明白，她真的不明白。但一切都摆在眼前，腿骨断了的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是我！是我！

眼前最大的问题已冲进了她的脑海里——我怎会遭遇此种横祸？她是万事都要追根溯源、探究原因的人！

那天，她什么也不知道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昏昏沉沉地在街头走着，红灯亮了，她还走着。突然，听到砰然一声巨响，人事不知，最后是片段、恐怖重叠的恶梦……

她不能接受这种事实，她张口结舌地瞪着天花板，连问都懒得问了。她想：“是福不是祸！是祸躲不过！”为了萧元，自己竟遭到两次胳膊和腿骨折，真是上辈子欠他的！

董雪出车祸的第二天，萧元与菊静的桃色新闻很快传开了，两人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无人不晓。

萧元经过冷静考虑，决定到医院同董雪坐下来进行一次谈判。

于是，他买了些水果来到医院。董雪看萧元进屋，把头转到墙里面。

萧元见她不愿理睬自己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愿见我，烦我，恨我，但事情已发展到了这地步，咱们再在一起过，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与其痛苦，勉强凑合地生活下去，不如分开的好，大家都可以解脱吗？”

董雪说：“如果你是为了那个女人，我就请你离开这个房间，我绝不成全你们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！”

此时，萧元看她态度非常坚决的样子，自讨没趣地走了……

他同董雪进行了几个月舌战和冷战，折腾下来，已身心憔悴，人也消瘦了许多。

感情这东西，一旦从深层里破裂，就肯定是无法维系了。萧元看协议离婚无望，酝酿好久的行动，今天终于等到她出院可以付诸实施了——离家出走。他挑捡几件自己的衣服，装进一个旅行袋，在屋里僵立了一会儿，他还幻想着能够冷静下来，再谈一次。

但董雪这时却指着门忿忿地叫道：“滚，找那个贱女人去吧！”

一瞬间，萧元愤怒得几乎要冲过去狠狠地揍她一顿，但还是克制住了。此时，他觉得连吵架、打架也变得多余了。

就在萧元气愤地急步要跨出屋门的时候，听见董雪再次喊出了威胁的话语：“姓萧的，小心点儿，再不悬崖勒马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董雪抓住萧元的把柄后，自以为真理在握、舆论在握、利刃在握，再也不怕他了。

此时，萧元听了她的话，愤怒地把房门拉开，走出去，又砰地关上门，急急地离开了家……

当他走在楼门口的时候，发现有几个邻居在议论着什么。而他走出来时，又都不说话了。

直到他推着自行车，匆匆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脸上，满是泪水。

萧元边走边想，该到哪儿住，明天怎么办呢？

先到父亲家住，把昨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说清楚，发生这么大事，能瞒得了多久呢？

今晚女儿书彤放学回家，看不见爸爸，她会怎样呢？

她一定会问妈妈：“妈妈，爸爸呢？”

“出差去了。”董雪一定会这样冷冷地告诉她。

“出差？上哪儿出差去了？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怎么也不跟我告别就走了呢？妈妈，你骗我！我要找爸爸！”她一定会噘起小嘴抗议。